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二十四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十六年正月辛巳朔上朝癸卯皇三子生杜康妃出穆宗皇帝也二月赦諸臣適戍者百四十人惟馬錄呂經馮恩楊愼王元正劉濟豐熙鄒經邪不與上朝日癸酉清明節奉皇太后上陵朝諸臣於蹕所兵部尚書張瓚蟒而入上諭夏言尚書二品何自服蟒卿面問瓚曾賜未也科道官目見否言對飛魚也類蟒

上怒曰冐爲組兩角乘輿下問大臣不敬忌乃面比
若朕未見者巳以吏科都給事中擢劾疏回護服色
禮也禮科都給事中充濁不首糾皆罰其俸有差乃
下諭禮部曰張瓚通敏之才原出朕簡朕詰責誤服
者非罪其人以禁僭也其令盡心贊兵戎毋有所忌
丁丑祭七陵戊寅皇四子生三月辛巳諸臣賀行宮
隨謁皇太后癸未奉皇太后幸金山甲申還京從武
定侯勛請從祀其祖英太廟立夏祫時享獻皇帝廟
大涼甘丙午幸金山視建行宮是日宿沙河丁未駐
蹕沙河視文皇帝行宮遺址命復建之無廢前規增

城守焉以壯北門四月癸丑還京征安南起右都御
史毛伯溫制中命之兵部左侍郎潘珍諫褫其官大
同總兵梁震破虜宣寧灣論功有差進封皇長子母
王昭嬪爲貴妃四子母盧靖嬪爲靖妃封劉氏爲淑
嬪三王氏爲宜嬪徽嬪裕嬪陳氏爲雍嬪受羣臣賀
五月名皇三子曰載垕四子曰載圳癸未祭方澤上
曰安南不庭當征今聞其臣莫登庸篡殺國中逆朝
貢伯溫且止總督兩廣從彼中便宜撫勦之淮王祐
棨薨雷火謹身殿鴟吻上曰天戒謹身致招在朕其
與百官脩省露奏上天諸大臣毋自陳以內外宮殿

工財不足開贖罪例六月立秋祫時享獻皇帝之廟崇王厚燿薨貴州土苗王聰據凱口叛討之新作養心殿成七月涇王祐橓薨以水免隨沔漢陽三州縣稅糧命撫臣賑之免萬壽節賀禮部因請上曰天戒謹身未葺內奉先方修建先靈未妥聖母暫居宮城外宮未就且病未愈也朕歲歲生辰卿等體朕意毋賀同賀暫停沙河行宮工以待豐年八月皇五子生壽薨追封爲穎王謚曰殤以莫登庸篡復議征安南以水灾命有司賑順天魯王觀烷有罪革祿米三之一皇六子生九月禱聖母疾于太廟社稷山川應天

主司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生試士策目議訓繫謫之立冬祫時享獻皇帝之廟凱口苗平論功有差十月以鳳陽諸府災蠲其稅糧賑之十一月新作崇德殿成十二月以陵工稽緩革工部尚書甘爲霖職下郎中仁錦衣考訊皇七子生

十七年正月丙子朔上朝皇七子薨追封爲薊王諡曰哀上曰朕自十三年病三四年間體力失常昨冬復病氣積成痼疾朕尊復祖制不二五年若即偷逸者非朕心郊壇祈穀其令卿勛虔代卿言監督禮儀冊息二月祈皇太后壽于玄極殿新作山陵行宮成

辛未上陵壬申還京師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進甘露九龔謝玄極殿薦宗廟奉兩宮頒賜諸大臣策試貢士袁煒等於奉天殿親賜制曰朕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一也安得去義爲論乎賢者自相私反必聖人可也況今人大非賢者君一用義輒曰嚴刻非三代治夫曷不自已反之三代人皆人也不待義臨而自正今如之不朕祇承天位惟民是保胡官人者比比負國虐民貪利縱慾悉不慎于度爲之君者不一教治之耶是非嘗否也爾多士學孔子之學其以仁

有義斷之方告我勿諱勿欺朕親覽之詔咸寧侯仇
鸞佩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征安南以毛伯溫爲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贊其軍四月聖濟亭
成上享于文祖上曰安南之征可與知者道朕聞士
大夫私相議謂不必也兵部尚書瓚又不主持諸臣
不協國則已之自正月至于是月不雨命有司虔禱
卹流民上曰旱既太甚聞近郊小民有踣斃者朕心
加憂朕處人上罪在朕躬卽與卿三日齋服龍居
將親雩焉甲子雩丁卯默禱于宮中三夕戊辰雨五
月分武舉科邊方腹裏南方爲三等徽王厚爝莊田者

與佃戶訟尚書梁材請令有司賦田稅於王王勿有所與徵王不從請如故上許之材執不與上怒降爲右侍郎開住侍郎唐胄等皆奪俸下郎中王宗濬鎮撫司鞫治之六月新作二宮成奉居昭聖皇太后曰慈慶章聖皇太后曰慈寧故通州同知豐坊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獻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羣臣議坊學士熙之子嘉靖初以諍大禮與熙同被杖熙論戍坊隨父戍所其後上此奏意得大用乃上行其言坊卒不錄豐竟指目爲小人坊佞辭不平慮易褻說義病微士區蓋不諒關翁鄉廢墜譽當頃覺一譬然經市觀者延頸踩雜遝相仍乃其文章名存作者所有書學淵源大命矣羣臣言季秋享帝于明堂古禮也有以世遞配者有以祖宗

功德配者國家功德則太宗也世則獻皇帝若夫稱
宗則必祔廟此惟有天下者當之恐不可上再下羣
臣議户部左侍郎唐胄疏爭上怒下錦衣考訊斥爲
民羣臣議上請以皇考配明堂如坊指因言太宗繼
統首君孝帝祀天不可少一配請奉配祈穀如初庶
幾不豐禰者上報聞復以羣臣議不及稱宗命再議
羣臣上言皇考至德升聞本支奕葉宗德宗世無不
可請加宗號帝永奉爲不遷之廟上曰不遷之廟猶
非祔太廟也乃爲明堂或問示羣臣猶稱獻皇帝曰
宗祔於孝宗之廟羣臣若尊太宗者當與高皇帝並

稱祖若漢高光二祖羣臣皆曰是既視孝廟隘不足
祔乃仍皇考特廟祫則奉主太廟與孝宗同爲昭七
月皇六子薨追封戚王謚曰懷採河南雲南礦八月
虜酋吉囊犯河南總督劉天和署將卒敗之上嘉焉
陞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總督如故衡王祐楎薨
九月己卯告大享南郊辛巳上文皇帝廟號曰成祖
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主于舊寢享之日旒
交如虬龍上喜製瑞賦丙戌視大享牲郊壇辛卯
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擬諸明堂而奉睿宗配詔天
下丙申秋祭山陵丁卯還京十月立冬祫上曰欲鑄

成祖新號于長陵碑也而不忍琢傷昭皇帝故建碑
其陰水加碑上羣臣曰善請如式以大享停裏八府
刑乙卯月食初將大享有雲祥上心甚喜而禮臣不
知也及從陵上還與近臣言之禮部尚書嚴嵩遂請
奏告郊廟受羣臣賀上曰上穹眷朕敢不敬承爾誘
不知朕問乃因請也朕自默報眷于朕心不許固請
許之上曰朕以支服大蒙天眷嗣主華夷十復七載
一政無爲獨懷大造之仁祖本之重思仰酬之也乃
以甲子躬謝景雲于玄極寶殿遂以是日詣告于南
郊將以來月朔日加上上帝及高皇帝后尊號乙丑

羣臣賀景雲各爲卿雲賦頌以獻十一月辛未朔恭
上皇天上帝大號册表曰嗣天子有玄孫明王臣某
上言伏以洪荒瞑昧弗知大道之源混沌默濛罔識
人物之本萬世若斯生民何有洪惟上帝判立陰陽
肇生人物辟宰三才掌握萬化統天制地神祇悉賴
于君臨運圓括方羣類咸蒙于大造歷古今無已之
神化作乾坤有永之祖根肆好生之德巍巍於生民
而立主簡大命之求切切乃命德以作君屬當中夏
之艱眷我高皇之聖授之寶符作宰蒸人傳統已踰
七帝洪圖爰錫徽號臣一德莫有萬愆皆積戴僭眷

之淵深荷仁生之嶽重臣至愚極昧甚渺最庸非但
未肖於前王尤媿無及於祖宗之毫末者也茲臣感
恩銘首拜眷刻心不量凡昏之資欽舉無前之典祗
上大號玄稱曰皇天上帝仰惟天慈俯納薦告居高
赫然而賜鑒享圜丘丕祀於億年聽卑昭矣以垂歆
佑斯明基業於萬世順五緯於圜清綏八荒於方澗
世嗣生賢兆民蒙福臣無任淵冰惶汗不勝仰奉祗
荅天恩之至禮成遂上尊號於高皇帝后辛卯冬至
大祀于圜丘還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詔天下禮
科給事中顧存仁請以大禮告成宥謫戍馬錄楊慎

呂經馮恩諸人禁止道士業凝秀者毋度人爲僧上怒廷杖之編發口外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命駙馬都尉京山侯元兵部尚書瓚起逆顯陵梓宮將作陵天壽山之大峪合葬焉壬子車駕視大峪御史陳讓請毋遷顯陵也各於其處上怒黜爲民甲寅興大峪工駕還京亡何上思維遲疑擬奉慈宮南祔而將親觀之因止元等毋行禮部言大行皇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滿故事上宜素翼善冠布袍腰絰御西角門止鐘鼓梓宮入山陵乃變服第明歲正旦朝會臣等請其日黑翼善冠淺淡袍服黑犀帶御殿受朝上

曰元旦朕將以祭服拜天玄極殿也先一日者宜何
如禮部對請皆服素春享自奏齋日始請服青臣下
同之上曰朕志念不副欲服三年喪弗克也今既曰
日易月無有不知無有不見非虛文矣吉典既行郊
社大事所不敢廢慶賞刑威亦無虛日可謂舉喪乎
今更不必姑息報父母直以其情庶不旁牽蔓引耳
雖山陵未就亦實不是古人未葬時百事皆暇之矣
況父在柩子嗣位率全吉何疑於事天朕謂郊宜服
吉作樂宗廟則否服用青淺色燕居服黑布至喪次
仍素直候奉引安陵乃用始服之服以終之夫郊吉

尊尊也廟否親親也朕損益如此爾禮官與羣臣議
行之否卽曰否羣臣皆曰是丙寅上大行皇后尊謚
詔天下封淮世子厚燾爲淮王崇世子載經爲崇王
肅世孫弼桄爲肅王韓世孫諛埧爲韓王
十八年正月庚午朔上朝上諭閣臣曰朕居喪理疾
閱禮記諸篇喪儀多錯出天子儀亦不具我皇祖所
定殊未有全文遇大喪草仍草創卿等試與禮官自
初喪除服祭及葬具考訂圖釋編緝成書備朕覽焉
立春特享于太廟勑禮部曰孝子事親送終爲大矧
陵寢體魄攸居心安于允臧顯陵規制狹隘雖嘗增

脩多未備朕將躬詣陵下與諸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安皇考皇妣其奏告天地宗廟徧于羣神以祇薦皇天上帝大號進封武定侯郭勛爲翊國公加大學士夏言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其餘遷叙有差二月庚子朔冊立皇二子爲太子冊封皇三子爲裕王四子爲景王告皇天皇祖遂告謝于太廟詔天下其日卿雲見奏謝上天玄極寳殿張孚敬卒鑄嘉靖通寳錢改行祈穀于玄極寳殿不奉配官曾子六十代孫質粹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子世襲羣臣諫幸承天上曰朕空行哉爲吾母耳乃命皇

太子監國以宣城伯錞遂安伯鏸爲留守使大學士鼎臣爲同留守使起大學士翟鑾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爲巡邊使行九邊乙卯發京師製述懷詩辛酉望于北嶽癸亥至趙州執聲冤者於行宮之外命分列前後陣捕治衛與不整者乙丑見趙王磁州益歲祿三百石以太牢遣祀周文王少牢諭祭宋岳飛于湯陰丙寅遣祭于濟瀆丁卯見汝王衛輝上勞曰叔父避坐而受朝益歲祿五百石夜行宮火錦衣衛指揮陸炳負上出火內官宮婢焚死者數十人法物寶器燬執撫按方面有司戮之於承天戊辰

見鄭王新鄉益歲祿三百石三月巳巳朔祭大河而
渡遣祭漢紀信於榮澤庚午周世孫朝鄭州益祿二
百石上曰小子朝堈宜篤孝敬講學而親賢頒諸王
所獻良馬金帛於扈從大臣御史胡守中劾奏巡撫
保定都御史鈳巡按御史應供帳不辦黜爲民辛未
徽王厚爝逆于境勞諭之益歲祿三百石望中嶽賜
解勞劑於從官故大學士賈詠月臨潁迎壍不及朝
褫其散官癸酉遣祭漢光武於裕州諸葛亮於南陽
晉羊祜於襄陽祭武當之神於均乙亥見唐王於行
宮戊寅至承天庚辰宿舊邸遂謁皇考隆慶殿辛巳

上誓羣臣龍飛殿三日齋遂謁于顯陵降稽首于陵門騎而登陵山表于陵北命改營爲製謁陵山詩壬午增陵垣遂定式新玄宮癸未賜扈從文武大臣金帛甲申享上帝龍飛殿奉皇考配上親製樂章遂祀于國社國稷及境内山川河瀆徧于羣祀祭告于顯陵上悲思瞻顧製再謁顯陵詩丙戌朝楚王于承天封陶典眞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敕工部左侍郎顧璘董新宮戊子詔天下免承天府田租三歲湖廣一歲五之一直隸河南三之一名承天父老子弟賜酒食宣諭之曰爾我故里人也我二親分封茲土大積

德生我受大位爾輩有昔時故老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我爲親來得見甚喜我不德我父母陟于天我情甚悲我今還言于爾輩爾如我言孝父母父祖教子孫兄長撫幼幼弟敬兄長勤生爲善我諭之不文欲易省於人諺記之記之皆叩頭謝恩庚寅告辭隆慶殿壬辰駕還製思親賦御史守中左右車駕上悅之至是超拜爲右僉都御史四月戊戌伊王朝定巳亥次榮澤賑鄭均饑民御史謝少南請表堯母墓於慶都是時上又思仍皇考顯陵異葬慈宮于大峪覽少南疏嘉之曰夫帝堯父母乃異陵卽改爲左春坊

右司直兼翰林脩討彗星見壬子還京辛酉奏謝皇天太廟及于睿廟遣告羣廟百神受羣臣賀金星晝見乙丑上復視于大峪曰不如顯陵山其决奉慈宮南矣遂還京五月改荆州左衛曰顯陵衛置官軍護陵建興都留守司設正副留守更定忌祭禮以奏覽遲慢華夏言勳階使致仕尋復之禮部以星變未滅請下百官脩省上曰天不一垂星異適今多事固不得精禱朕心自省過內外有司宜深思痛改亦不必外貶服飾爲虛畏者諸鎮守內官其盡數名還永無遣之甲申獻皇后梓宮發引百官步送朝陽門命顧

鼎臣題主于通州乙酉主入上率皇后衰而迎哭午
門內奉安于几筵工部左侍郎璘言陛下孝承天念
舊邦父老子弟詔免田租諭教之父老子弟叩頭要
臣請刻勒詔諭碑於承天城上用對揚殊美昭示于
無極意不可拒臣請榜承天城之陽春樓曰達孝以
推廣父老子弟意上曰朕不孝人也父老子弟既有
請其加題曰顯親上曰皇妣大故就襄今暑朕思靜
息郊廟有事不敢逸也比歲朝講屢罷匪謂無因朕
自十三年病咳餘兩月調攝者二歲因拾元嗣非愛
護精神曷得之所用悲咎晷暴若足瘡一詣慈闈痛輒

累日我親升遐今乃遂愈也百司因朕屢朝情曠久矣諭下敢再必罷不叙六月雷震奉先殿七月御著大狩龍飛録閏七月皇八子生合葬獻皇帝后于[illegible]陵新寢仍命仇鸞毛伯溫征安南眞人邵元節卒[illegible]遣內臣祭賚賜贈謚有加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illegible]之廣西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兵部右侍郎蔡經復[illegible]斷藤峽盜論功有差虜大入宣府塞參將賈英禦之敗績八月祔獻皇后主於睿宗廟大享玄極殿建皇穹宇于圜丘以奉上帝神版益王祐檳薨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上曰昔我皇祖歲舉大醮祈謝天地神

祇以為民也邵眞人沒此典不可曠其進封陶典眞
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領道
教事總管觀住持知道籙事推恩其父母妻其法孫
陳善道加封清微闡教崇眞衞道高士兼三宮住持
吏禮二部趣如旨名皇八子曰載壓十月祭長陵立
成祖碑以是歲立太子免刑囚修南京奉先殿十一
月郊以獻皇后未小祥不賀再召甘爲霖爲工部尚
書與郭勛同督內外大工虜入宣府破西羊城堡轉
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詔逮總兵江桓下獄十二月
封衡世子厚燦爲衡王榮世孫載墐爲榮王周世孫

朝堈爲周王遼庶長子憲㸅爲遼王

十九年正月甲午朔上疾不朝壬寅拜天玄極殿乃朝進封皇貴妃王氏沈氏肅妃汪氏雍妃陳氏徽妃王氏懿妃趙氏冊封宸妃王氏榮嬪王氏昭嬪徐氏寧嬪王氏親告于奉先二月建宮祈醮三日丁丑月食湖廣清軍御史虞言承天脩建饑民自勛襄河南來就募者不下萬計無所晝衜役屯聚受餓積屍載途或捐鬻妻子或掘剝草木飄零風雪垣墻卧臣掩鼻酸心謹效鄭俠繪圖以獻下户部發郡縣倉給之罷武舉鄉試復許日本貢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脩

西苑仁壽宮户科右給事中憲章言作慈慶宮費四十二萬有奇四年未就一號殿等三殿費十五萬有奇三年未就皇穹宇費十萬有奇一年未就物不可令詘力不可令盡乞暫罷之上怒曰諸工稽久憲章不以糾正是費幾何而輒瀆擾皇八子薨追封爲均王謚曰思虜入榆林塞破青平堡入米脂復入宣府破北路馬路諸堡皆大殺掠去乙未申刻黃霧四塞隨變紅赤色暴風壞文德長安二坊西長安中門欄本木鎖皆斷上曰風霾之變天三愛我矣占書曰兵喪火今西北邊鼠急兵部集議所以備之四月不雨

庚寅上宮祈癸巳雨大學士言等賀五月建雷殿復建雷壇於黄州黄州者陶典眞里也六月郭勛以宮殿工繁役不足籍外班軍金與兵部逃亡軍布花折糧金行募而請給糧於募工之卒户部尚書梁材執不與勛以奏先是上欲取龍涎香材寢不進曰訓典無載焉至是上怒曰材屢沽名爲詐忠令冠帶閒住工部尚書溫仁和等言内外大工宮則慈寧慈慶景陽仁壽諸陵離宮沙河離宮及方中壽宮殿則奉先三殿謹身欽安宇則皇穹壇則崇穹廚庫則神廚神庫樓則鼉䳭陵則六陵碑則六聖景皇帝碑墳則顯

勳戚均諸王端德諸妃嬪二三歲閒其費白金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有奇承天所請又百七十餘萬各衙門脩建復日督發帑藏已竭來者不繼開納久懸應者漸稀欲一切工費盡出臣部何異掬蹄涔沃龜坼也乞一意急大工脩建衙門且停止之上命會戶兵二部議處三部言今內外工役二十有三所承天復十餘所費糜矣事有權宜時有緩急惟聖明裁焉上曰朝廷興作皆舊典所未及與爲民事神弗獲已者所司不竭忠奉公虛冒相蒙詔書下趣乃云糜費其再議議上乃命暫罷可已者七月皇穹宇成陞

官匠郭文英爲通政使徐杲爲太僕寺寺丞盜出江陰掠漕舟於孟瀆設江淮總兵官增湖廣解額虜大入宣府掠至蔚總兵白爵副總兵雲冐兩戰皆敗績八月萬壽節建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爲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是時工建齋興帑藏告詘上兩歲病亦思方外事見朝用大悅之曰僊術出世天賜也捨之非所以承天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於太廟命曰僊器加勛祿歲百石於是上曰朕命東宮權監國少解一二歲親政如初諸大臣爭太僕寺卿楊最上疏切諫上大

怒逮杖闕廷斃之以陶子直爲太常寺丞婿吳沾程

孫陶良仍食博士俸虜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九月

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以安遠侯柳珣掛征夷將軍

印代仇鸞議處安南事追賜故忤逆瑾者工科都給

事中許天錫祭葬許天錫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乞歸養親終授吏科給事中歷工科左右給事中居諫垣七八載前後三十餘疏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並負風槩京師稱謂三天弘治中京官六年考察之例自天錫發之天錫倜儻不羈心存忠孝以古賢哲自期正德元年遣封安國王正朔禮却饋遺還朝會已進都給事中逆瑾肆威天錫不勝忿激一夕具登聞鼓狀千有餘言大槩力陳時弊欲竭杜嚴霜之漸一稿成塡胷以首觸柱自經而死時妻孥無從官者惟一蒼頭在旁能言其故次日蒼頭驚懼潛懷鼓狀亡是年子春赴闕訟冤賜祭葬嘉靖實錄又載天錫正德改元以查盤內庫

發逆瑾罪惡瑾矯詔逮問潛遣人殺之按二說不同並載于此
十一月上疾冬至郊
金星晝見上曰疾甚往昔今稍愈祭祀醫藥有功焉
秉一眞人與眞叩禱精誠禮部左侍郎紳脉藥多效
其加與眞少保禮部尚書封妻一品夫人陞紳工部
尚書掌太醫院事如故虜入延綏大掠固原總督尚
書劉天和檄總兵周尚文大破之殺其王子斬首四
百餘級上悅加天和勳階子蔭餘叙功有差十二月
虜入大同塞封益世子厚熚爲益王吉庶長子載均
爲吉王德世孫載埏爲德王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
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賀見皇太

予於羣臣上不悅曰吾其傳也上曰朕生楚中南氣輭懦自十三年春病咳聖母憂朕朕因病求生宮中靜攝然尚親諸事自前冬隆寒執哀近又得疾豈可不自愛朕嗣位且二十年不敢一日不敬洪先等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狂躁不道其姑黜爲民

二十年正月戊子朔上疾命翊國公勛攝拜天玄極殿百官夷使朝外朝是日雪大學士夏言等表賀進頌並優荅之丙申上親拜天乃朝二月建春祈大齋三日修顯陵及舊邸殿工成免承天田租三歲楊爵

上書極言上罷朝廢講聽信方士煩與土木任用夏言郭勛而拒直諫之臣上諭閣臣曰比者朕病未復肺熱鼻出血食飲非昔越三月矣爵謂朕調養大得乃詐病而放者朕在位巳二十年過孝武二廟曆今當退傳太子耳卿其爲朕議之禮部尚書嵩言皇上近歳思念母后涙愴過深卜陵承天勞遠臻疾然雖暫罷朝講宮中何嘗不日決萬幾爵小臣也惟陛下赦其妄上怒爵甚曰其執訊鎮撫司長繫之詔獄段朝用術窮得罪三月虜犯甘肅莊浪等處總兵官楊信禦之斬首百餘級禱雨宮中四月安南莫登庸上

表乞降許之降其國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
論毛伯溫等功有差辛酉夜宗廟火成仁二主燬惟
睿廟存暫安列祖主于景神殿製成仁主遂謝南北
郊祭告于景神及太社太稷禮部請上青袍御奉天
門百官青服致詞奉慰上曰其視事西角門三日望
日暫罷御殿以見避殿撤樂之義一切興作皆停罷
之命大臣自陳求退丙子上青袍御奉天殿詔曰朕
惟上古之世道隆氣協其君曰堯曰舜降而禹湯文
武不可尚矣下至漢唐宋誼辟英君時有其間多或
災害未有如今日之變者也朕皇祖高皇帝應天順

人復夏掃穢功德無前朕以藩嗣入繼十有七歲之間思報祖德先正太祖南面之尊備建七廟之制加薦存謚用罄追崇本非好變成典實惟信行古道亦賴二三大臣協恭力贊謂少盡本本源源之心詎意今者四月五日夕雨于恒陽正以爲懽忽火驟暴起仁廟四發若猛風人相視顧號莫所措手卽延成廟二主同燬遂及太廟羣廟秪存睿廟安全朕自昨冬孟月患疾至今精神失舊一聞奏報戰若墜淵欲起火中思無濟事力疾奉慰祖宗于景神殿罪奏謝于上帝皇祇告于太社太稷遣官徧祭百神書報宗室

諸王詔示天下臣庶使知予一人之咎無可容也爰頒寛恤之文預示圖復之力所司奉行條布于後於戲仁敬孝而加勉責在台躬寅恭亮以交修望爾有位勿便謂后弗類先王之行要究夫邦興于多難之幾郎時君罔肖甲宣乃祖宗邁德湯武共圖夾持之道用盡回災之誠敷告中外都使聞之漕渠涸遣祭于河淮命濬山東諸泉入于野雞岡新河以濟徐呂五月户部主事周天佐請宥楊爵杖繫之竟死上曰旱旣太甚朕朝夕宮禱不遑成國公希忠等其申禱三日諸大臣分陪率屬竭誠齋顓毋坐視焉六月順

天永保遼東饑大賑之開原虜求增貢不許大入寇
參將劉大章趙國忠指揮李澳與戰勝之備禦指揮
金朝許死之七月北虜俺荅阿不孩遣我叛民石天
爵夷使肯切款大同塞求貢上曰虜比猖狂突來求
貢豈其情耶令尚書樊繼祖爲總督大臣趣赴鎮勦
絕之無破敵奇勳毋還八月聖太后崩萬壽節祭
天玄極殿以喪罷賀夕月上諭聖太后諡虜吉囊大
入大同塞副總兵丁璋遊擊將軍周宇死之以奏疏
不恭削夏言少師秩令以少保致仕九月上曰今古
異時縱孔子生今未必異我朕自十三年病六十日

餘非冬復得奇疾非熱非寒臥二旬乃起登朝遂廢
本朕生不耐北氣非放恣聲色者柰夏言首講先猷
羣臣効之姑令罷去在位者務思盡臣勞以贊其代
勿慢天欺君自曠肆也翊國公郭勛有罪下詔獄都
御史王廷相坐阿附不劾奏革爲民復以刑部爰書
不詳列勛罪奪尚書吳山俸逮郎中錢德洪拷訊之
亦革爲民建秋報大齋朝天宮三日夜虜吉囊出關
未至俺荅復入越太原而南至于岢嵐石忻平壽楊
揄次陽曲諸州縣鹵宗室儀賓殺掠益衆十月復夏
言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入

閣巡按陜西御史浦鋐請宥楊爵命械繫京師訊之
以廟災停刑十一月郊上疾遣代革餘鹽法十二月
總督薊州兵部侍郎胡守中下獄論贓死
二十一年正月壬午朔上朝是日名勳輔五臣于無
逸殿醲饗之日亥而歸庶吾君臣相慶嘉日焉元夕
賜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言鑾禮部尚書嵩
觀燈幽風亭遣翳覘夏言疾二月建春祈大醮三日
夜丙寅月食論虜大入山西罪罷宣大總督樊繼祖
大同總兵王陞自罰巡撫陳講史道削籍爲民勅曰
朕恭奉皇妣几筵痛憶遺音畢三年如禮后妃列御

贊成朕孝恪愼日勤宜加恩焉皇后父安平伯銳其
進封侯不爲例諸妃御女官父母皆贈封之封陳氏
爲淑妃馬氏爲貞妃三月夏言滿九年考復其故少
師勳階賜宴禮部民饑四月勅禮部曰季秋大享于
明堂周人重禮也數歲未有享所寓祭玄極朕誠未
罄今南北二郊已久定故大祀殿不宜褻畱有司其
悉撤之朕自作制恭薦殿名曰大享用昭寅奉上帝
之意上曰朕建大高玄殿於西苑本祈天禮神爲民
求福之誠也值此民災虜警之時匪資洪眷曷克弭
消茲厥工初成將舉安神大典爾大臣齋十日百官

吉服辦事停刑止屠自今日始其敬承毋怠五月兩
廣都御史蔡經總兵安遠侯柳珣等勦平瓊州黎賊
加官秩有差以疫癘命順天府及太醫院惠民局按
方備藥餌散給都城民上親簡方製小飲子頒之有
司旱躬禱太素殿雨數日上悅羣臣表賀竝優荅之
閏五月得石天爵肖切磔于市六月手諭都察院曰
人事愆違天垂仁愛雨澤方至禾茂民康今雨竟朝
不止矣丞弼之臣宜忠敬清亮者居之故曰燮理調
和也朕承皇天寶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僊
用夷荒昧之爲祇一早朝終始不一祀事多攝者然

本愛惜身命重父母遺無時不思天下付民上賴懷
於君職不曾色荒聲迷不省之地昨者夏言測知東
宮遷移無故力請改慈慶爲東宮府夫廢母后備制
以縱奉子朕必不爲言前稱朕意爲正駁郭勛今何
一用勛言也葢嫉人賢已必美已出亦無歸美君上
意是恣肆已成必不遷於忠謹敬畏又前歲內官忠
代言進王器爲壽朕已疑其相通泄又聞乘轎苑中
次日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便跪起彼謂不
可即朕不蚤朝彼亦不入內閣軍國重事徑裁私家
王言要密豈人臣視如戲言宮無知見耶不聞單言

片疏糾發徒貪生媚寵今日神鬼皆怒雨甚傷禾鄉等具布此論俾中外知虜十萬餘騎寇朔州至馬邑廣武攻天屹嶢牆我兵敗績虜乘夜趨鴈門沙漬塹越關南代州犯太原焚其郛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革夏言職閒住勑曰本朕不才累及太陽正坐臣子欺逼君父外陰侵犯內陽之咎夫太子者有臣道焉可居毋位夏言欺凌君上作福作威不下郭勛罪當論死直以累年供事內苑免死去之中華陽外夷陰今夷犯華若蹈荒原可見內外臣通不愛民而忠國若是三咎厥災甚大朕荷天垂示丕感弗勝其脩省

三日祇告玄極殿大小百工宜各洗心舉職自即戎務為急司其事者是圖是究用保吾民禮部布示于天下欽哉欽哉虜縣太原欲犯平陽澤潞我軍遇其零騎於孝義之師同橋斬首十餘級始北徙虜復寇潞安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等處京師戒嚴虜乃還太原縣忻崞代州出鴈門遯參將張世忠邀擊於祁死之予賻謚八月建延壽大齋三日夜上日以上天之垂鑒廟社百神之靈威豈虐虜哉朕痛邊民荼毒耳虜遁民稍安其撫給之因大賑山西被虜諸郡免租二年復餘鹽法以足邊萬壽節上拜天玄極寶殿出

御朝受賀賜宴九月修顯陵祾恩舊邸龍飛二殿建秋報大齋三日夜新作祐國康民雷殿工部員外郎劉魁言頃營泰享殿大高玄等殿工作頻繁財力告詘請紓民上怒杖繫之十月舉崇報歲成大典于大高玄殿雩百官表賀郭勛死于獄法司上決重囚後期上曰決囚秋後祖宗舊制也近歲奏決多逼大報期衆行停止茲復測朕意一何賣法市恩抑郭勛之獄略其不軌却擬衆不合令死囹圄是何法也因褫刑部尚書吳山職爲民餘法司官降級奪俸有差宮婢謀弑上榻寢方皇后走救乃免遂命不分首從悉

出礫之收誅及曹妃自是上移御故成祖宮西苑不復居大內十一月告宮變于中外郊遣代自是以爲常陞許紳爲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十二月仍祀三皇太醫院如國初之故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受朝罷賀二月大治虜入太原罪總兵王陞白爵張達李蓁皆論死賜正德中爲寘鐇死者都督姜漢祠三月貴州苗作亂流劫麻陽諸處召用萬鏜爲右都御史勘處之四月新作雷霆洪應殿成建壇祠二日五月上禱雨內苑雨羣臣賀汝源王厚焆建醮祈萬壽賞金帛六日

吏科給事中周怡疏論大學士鑾嵩吏部尚書瓚總
兵尚文鳳總制侍郎朋督餉侍郎廷瑞陝西巡撫榮
內外大臣上下不和調非朝廷之福又宜人主和德
於上以先之上怒其毀杖闕廷下詔獄長繫之七月
旱上躬禱雩壇雨製感雨吟上曰朕非賴天地洪恩
曷除宮變焉有今茲朕辰且至其醮朝天宮七日醮
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八月勑曰朕向罔
戒椒闈遭犯幽惡輕辱遺體大荷天慈復生世凡爾
臣民豈不思順天以贊其君玆届朕生祇舉報恩典
十日爲泰安知州逄伯獻瑞麥加禾上曰禾麥民祥

天地洪恩其敬謝玄極而廟獻瑞穀生西苑賜督理西苑農事户部尚書陳經金幣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上曰比者祈農荷眷澄塵亦请帝佑神扶曷可云諼其舉報典六日九月建報大齋三日夜上日秋旱禱玄蒙潤陽德賓禴二門四產祥禾靈應尤彰其舉奏謝典罷刑屠六日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坐鄉試錄文有譏逮杖之既至斃闕廷十月虜入延綏至于綏德遊擊張鵬總兵吳英副總兵蔣存禮參將周文等戰勝之論功有差十一月巡按貴州御史魏洪冕坐試錄譏諷黜爲民賜百官煖耳覗諸廷謝

者成國公希忠大學士嵩等四百餘人不至上曰朕
法祖宗愛下之恩解貂之惠先期有賜禮孰重廷謝
諸臣蔑盧位慢孰大焉姑宥希忠嵩餘皆奪俸兩月
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勅曰我國家宗廟之制自太
祖首建四親其後更制時享殷薦同堂當其始事登
博采遐觀卒從斯制既我成祖定鼎于兹寢廟之營
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祫以享緝于純嘏則有緜然
夫革之爲享其則不違襄因廷臣之議咸稱七廟之
文是用創典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從區畫失序
成祖六世未盡也遽遷世廟不獲奉于三昭仁宗穆

也移就左宮致袷常于班祔武宗朕兄也不得爲世
顧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爲盭矣
往者回祿之警大興祖宗實啓朕心又我皇考睿宗
廟于都宮之外四親之內可缺考乎禮官議欲同廟
孝宗雖曰兄弟同世然廟額殊題終義未妥是究是
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禮工二部仍舊建之前廟後
寢又後爲祧時祫時享太祖南向奉迎成祖列聖及
我皇考同堂而祀祭畢歸主于寢庶列聖在天之靈
懽忻佑享仰朕瞻事之誠焉十二月興建廟工禱雪
雷霆洪應殿罷刑屠六日封典楧爲伊王

二十三年正月庚子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虜寇黃雀我軍敗之舉典大高玄殿七日以爲民祈食三月施藥朝天宮上諭禮部朕切念邦本已祈民天復慮邊圉生靈有寇擾者天佑神助朕心仰焉小邪謗譭無足較也自十六日始印叩至玄凡十有二日停刑止封命官十員其敬戒以祈玄貺虜寇大水谷我軍射殺數人虜遯四月從祀張履翁顏司理文天祥廟五月建州虜寇邊都指揮趙奇佟勳把總王鎮死之六月壬午月食七月上諭禮部曰今夏溼沴災人疫物近復彌旬不雨兼聞近畿

湖浙諸處久旱越時又火星逆行未順太廟做工乃覩是象所以序昭穆之位未必不可行也獨今人不古無是識者既非執正行禮之材無徒事諸茫昧之謗朕茲祈天下生靈于上玄其禁屠停刑止常封若有軍機勿論八月加陶仲文少傅兼少保支王一品俸仲文典眞也上諭勳輔大臣曰帝壇雙穗穀六十四本符易數天賜也與周禾漢黍異元始生懸一珠大如黍黍五穀先今雩壇五出一抑今歲非久積雨則虜騎疾驅數者不可不知玄恩不可慢視禮部請賀上曰毋虛敬直不可訕君毀道建秋報大齋朝天

宮三日萬壽節羣臣望朝奉天門秦王惟焯薨大學士翟鑾二子汝儉汝孝同舉進士刑科給事中文等論劾主司江汝璧秦鳴夏阿比舉上勒鑾父子皆爲民逮汝璧等杖罷之九月分遣大臣告祀六宮廟禁屠刑五日以預期來稔十月施藥朝天宮頒獻皇帝所選醫方于天下御史存德請决囚上曰朕體日生施藥活衆其囿禁之以副三歲祗奉上玄之重虜寇大同入萬全右衛至順聖川抵浮圖峪至于蔚完城列營土王溝抵庶昌門長四十餘里京師戒嚴上切責宣大總督翟鵬與總兵周尚文巡撫王儀俱戴罪

自效兵科都給事中麥桂等言虜入宣大聲言犯京師皆繇巡撫薊州都御史朱方藉口惜費欲掣入衛兵太早總督翟鵬漫無可否遂使都御史王儀總兵郤永聞議散遣賊入寇名集不暇四臣罪皆難辭上日此送賊入南第一罪也朱方之議蓋朝中有作奸之物指之以爲防秋者曰我輩之君但日叩禱玄故使既去之賊非時勾至以必犯京師爲辭意在刼君耳翟鵬手握重兵不下令掣兵諸將敢耶其械繫鵬方京師訊治之毛伯溫受任本兵不愼重題奏甚負朕委其褫職爲民職方司郎中韓最逮杖之午門謫

戍邊軍餘伏玘以計生擒匈虜人王三上大悅賞千金加陞五級磔三于市梟之諸邊虜迺十一月上諭吏禮二部曰朕祇叩上天匈虜者生擒固義勇之徒奮力實鬼神玄功默戮其醜與流血千里者少差且夏秋淫雨故胡騎不得入寇而作奸樂禍之輩必欲欺朕君父縱莫識知逭鬼神耶秉一眞人禮部尚書陶仲文職掌玄教保護邦民其加秩少師以示酬奬遂告謝擒逆于二郊景神殿及太社太稷朝天六宮受羣臣賀翟鵬朱方論戍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十二月禮部請上朝正受賀上曰要名耳欲圖報者踰

誠職務令天下安
二十四年正月乙未朔上曰方春多疫吏部左侍郎
承恩錦衣衛都督同知炳其以上元日施藥朝天宮
如往年宣大山西諸邊民疲虜後豈免病者亦往療
之令均玄恩也冊封敬妃文氏閏正月嚴中外奢靡
之禁續纂大明會典二月罷元世祖祀撤其主三月
建祈年醮朝天宮五日上曰風沙日作二彝失滋或
日上名亦恐羣下有失職者須存人心勿謂天數朕
將叩帝祈霖十日其止屠罷刑如例四月總督兵部
侍郎張漢陳將官贖罪條格請得斬不用命者以勵

諸將上怒下三法司駁議議請自上裁上曰上將將生殺爲漢無君作威甚顯命鎮撫司加栲訊之以刑部尚書周淵等延久不覆奏革其散官罰四月俸他各一年因謫漢鎮西戍上曰風沙連日朕慮旱火亦甚虞邊所司具不我體何有臣勞撫按及各邊撫鎮官其加意賑恤防禦之道如或失職僨事不輕貸也丙申禱雨神祇壇乙巳雨羣臣奏賀上曰靈澤應祈實維玄庥其舉祭謝典兵部尚書唐龍論去冬虜入宣大罪請逮治宣府總兵官郤永上曰巡撫都御史王儀與永共膺一面責任同體奈何擬功則同論罪

輒異不平人肯效死人人行私作威無爲國者非一日矣其降儀一級用之邊方永降俸二級令盡心防禦如故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栢論劾大學士嵩奸邪宜罷上曰厮維栢借攻輔臣本巧伺朕躬則何不專疏其捕械京師治之丁丑月食六月禮部奏廟工雖具未盡完善秋享近矣請仍暫祭于景神上曰始計行秋祭焉既完了矣何必又待朕雖非長者自爲變詐何以敬祖宗不序昭穆何以成王禮其亟擇日安主禮如先朝之舊四祭歲祫及諸樂章器物悉除嘉靖初年所增改者大禘禮亦

罷之朕疾不能親其攝也御史周冕言安主太廟禮莫重焉陛下宜親毋復命攝上曰厥冕抗旨執訊之罰其俸名大享殿之神御版殿曰皇乾太廟成遣告于二郊社稷七月辛酉朔遣成國公希忠代奉安列廟主羣臣表賀詔天下　遂加陞匠作工部侍郎郭文英俸級廕子一官給事中元冲劾奏文英匠也帶俸竊銜已負乘矣濫廕國體名器大關焉上曰文英一人何遽壞國體再論者罪西海虜酋整克請納款居內地不許虜入延綏八月追贈陶仲文三代祖父廕其孫傚爲國子生以製秋石升通政使顧可學爲工

部尚書帶俸萬壽聖節命百官上香叩玄奉先殿丹
陛下出朝奉天門永和王知㸌獻白鹿上壽遂告鹿
瑞于太廟是時上重箕僊箕下示命有司掩骴骼出
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
之爵怡魁出三日矣吏部尚書熊浹以止箕諫忤旨
遂命逮繫爵怡魁如故虜大入大同參將張鳳指揮
劉欽千户李瓚與報効生員王邦直死之邦直磁州人父潺府
谷知縣邦直生而驍勇有神力人稱王千斤弱冠補
州學生已食廩矣非其好也及學騎射窮韜畧有求
試請纓繫單于之志日擐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
父其父見而異之久之潺自府谷遣歸過虜於道發
一矢不中中石石爲之泐虜恥矢視如扛駿馬遂不
嚴延嘉靖二十一年邊警頗急詔舉才勇兵科都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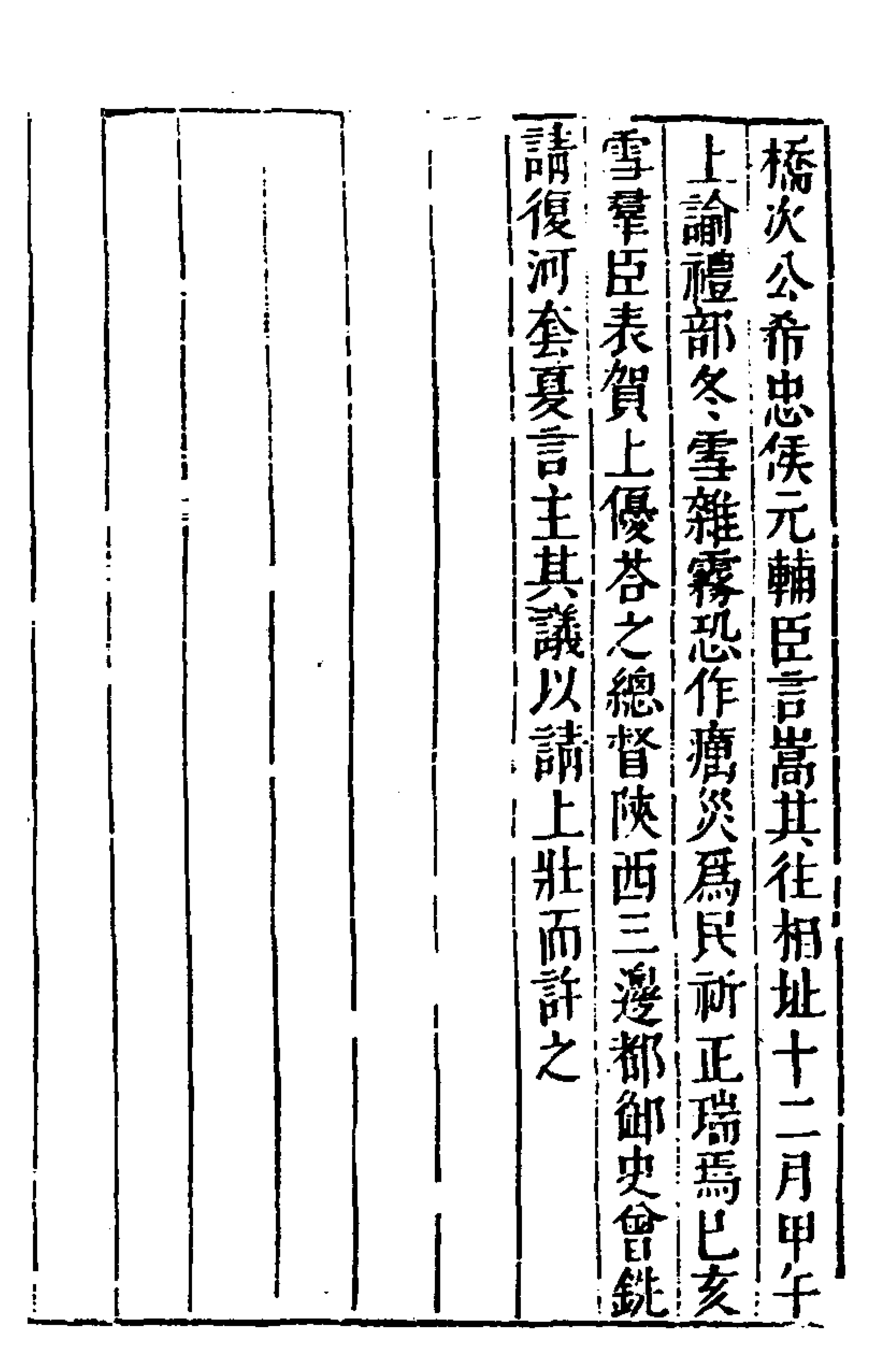
事中戴夢桂薦邦直翰命詣大同贊議萬達與語甚驩因上還之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再踰年諜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覘覘塞外抵鵓鴿峪闗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麾而擊之無孑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從者呂千斤將軍功奇矣可勿遂竟飛射以往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殺衆奮勇以矢石急擊瀕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三日夜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大雨雪矢食俱盡邦直潰圍而出猶義兵從至困頓一人耳邦直歎曰吾與汝等同來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衆寡不敵損亡殆盡鳳既亡吾獨生何耻也繫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虜環邦直尸相視驚指翼曰引退我軍與以歸既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可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虜夜襲驟陽守備張文瀚死之皆贈蔭有差九月陶仲文請建延壽醮太和山從之賜傳以行再名大學士夏言楚世子英燿

弑其父上曰命告皇祖夜斬之焚其屍建秋報大齊
六日十月以僊示建琉璃河橋良鄉十一月上曰自
今朕祇奉皇穹于大高玄殿時舉事天鴻典焉文武
大臣浴宋等其分祭朝天六宮廟施藥琉璃河工所
冬至羣臣望朝奉天門上使覘不至者切責之曰是
皆下日謗欺今自爲不敬悉奪其祿俸半年云故浙
江副使陶成及其子湖廣左布政使魯祠於廣東大
學士許瓚屢疏乞休上不悅詳引罪出視事上曰爾
簡首文臣不衆比朕不視朝既逸矣又欲求去何有
忘家私因我示之假罪請既無報念草職聞任熊浹

自忤旨後屢被譴稱病乞休上怒奪職爲民令錦衣
官校押回鄉里毋復其身家虜犯榆林官軍追斬之
十二月封譽榮爲岷王
二十五年正月乙未朔上拜天玄極殿朝是日雪羣
臣賀御史周冕奏請東宮出閣講學上曰是典禮出
自上非如外事可建白冕輕妄奏瀆其降邊方雜職
再言者加罪之二月建春祈大齋三日夜施藥朝天
宮舉春祈典于雷霆洪應殿七日三月賜號呂純陽
孚佑帝君祀之永禧僊宮脩邊墻於大同白草番作
亂四月立賞格俘徠男女亡入虜者用應祈羣臣賀

上悅五月琉璃河橋成以虜入延綏逮繫總督右都御史張珩巡撫右都御史張子立論戍邊虜求貢不許七月虜大入延安慶陽保安安化諸處總督侍郎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出塞劫其營敗之增貴州解額吏部文選司郎中簡坐官邪治罪以尚書唐龍下比責其稱老忘國黜爲民久雨賑京師饑上曰鹿瑞瑞龜祥游星去歲今朕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於八月望舉謝停封供事毋慢既八月萬壽節上命羣臣詣醮壇叩頭因加恩諸在壇者併進封陶仲文神霄紫

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掌道教事陞工部帶俸尚書盛端明顧可學俱禮部尚書建秋報大典三日九月舉報成典朝天宮十日湖貴苗復叛柳州賊韋金田等平賞兩廣撫鎭張岳陳圭等功十月虜犯保安掠慶陽環諸處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謀勾虜伏誅決重囚張延齡胡守中皆伏誅令朝鮮貢楮代蓆十一月冬至上命費宷陸炳視執事官禮不肅者以聞宷言雪霽天寒冬賀恐煩聖體請具朝服行五拜三叩頭禮奉天門少傅臣下之敬上悅報可上曰良鄉橋工告成茲且立玄殿鎭



橋次公希忠侯元輔臣言嵩其往相址十二月甲午
上諭禮部冬雪雜霧恐作癘災爲民祈正瑞焉巳亥
雪羣臣表賀上優荅之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曾銑
請復河套夏言主其議以請上壯而許之

名山藏卷之二十五

臣何喬遠恭纂

典謨記

世宗肅皇帝

二十六年正月甲寅朔命宗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賜徽王厚爝道號命將領生兩廣雲貴四川者即用於其土毋推京營西北邊著爲令二月大祈于高玄帝壇六日三月策試貢士胡正蒙等賜制曰朕惟人君受天命主天下君師治教兼焉自古迄今百王相承道統屬之有不得辭者孟子以堯

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爲臣各有聞知見知之殊唐韓愈氏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止于孟軻詳畧同異何歟宋儒謂周敦頤程顥程頤兄弟朱熹四子得孔孟不傳之緒直接古帝王統果若是班歟抑門人尊尚師說遞相稱謂忘厥僭歟漢唐宋而下其君雖不能比隆唐虞抑其德功不可槩少累盡不足當大君道統之傳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弗二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六經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

見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上繼皇王道統之正下開萬世太平之基矣迨我列聖克篤前業脩天叙人百八十餘年于茲朕纘紹鴻緒惟敬惟一敦典叙彝祈天永民思弘參贊繼立之功者宵旰孳孳也茲欲遠紹帝王近法祖宗舍是何所寘力焉夫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孔孟以來上下千數百年間道統之傳歸諸臣下又盡出宋儒一時之論朕所深疑也子大夫其悉心對久旱上禱宮中雨醮謝四月山西巡撫都御史孫繼魯坐與總督宣大翁萬達議邊不協逮繫之虜求貢萬達以請不許五月總督陝西三邊侍郎

曾銑逐河套虜勝之虜遠徙不敢近塞陞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諸將賚賞有差六月建謝典於昊錫仙宮七月以浙江福建郡並海多倭改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紈爲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勑紈嚴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禁河決曹縣先萬壽節建大慶典大高玄殿停封止刑二十三日禁屠九日度天下道士二萬四千人八月萬壽節命朱希忠代告天玄極寶殿百官望朝奉天門加授陶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大學士俸廕一子尚寶司丞吏部侍郎缺尚書聞淵推補祭酒王道道卒淵再擬禮部右侍郎崔桐少

詹事黃佐給事中時中言初道　時淵故擬禮部左侍郎許成名矣桐與詬訛乃並令而用道今復用桐是貲爭也給事中商御史利言桐成名爭矣黃佐與少詹事王用賓者兩恐人先亦復不讓皆小人也上並令四臣致仕以妄舉奪淵俸文選郎中舜臣下鎮撫考訊之九月禮科給事中錫言兩淮運司解金色惡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私受解官正大賄持覺庫員外善繼抑納之上怒下杲詔獄杲奏解金稱兌皆委官臣與總督尚書移文往來而已臣目不見金寃矣上責杲總非古廉臣令加刑考尋戶科給

中汝進兼尋養正起宗等言解金者大使閻實兩淮署印副使祿鄉親祿與正大謀雜揷惡色令蘭入解廣通請托如太常少卿世蕃順天府丞奎總督尚書蔣關節皆有狀請窮治之大學士嵩訟汝進等借臣子污臣上益怒詰責汝進等不早劾祿者今為杲解釋朕加考乃言也執至闕下杖之降邊方雜職已發杲朴邊戍瘴祿皆為民杲竟死于戍王杲汝上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臨汾知縣治行最山西補監察御史巡視陝西會歲大侵詔遣二中貴人分守蘭靖杲上言強邊饑歲民救死不贍若額外設官勢必增派困民乞取回內廷供掃除戚虐令祖制總兵官越次貪墨恇怯主權敗則結魏彬爲內援杲劾奏不治杲列文所犯[illegible]彬將下閣上乞併論如法文竟罷鎮杲官戶部尚

書悉心審畫會有詔買龍涎香久未獲恩貴因以中
之上滋不悅杲御扆嚴毅無敢私于差遣者曹事下
治必督過不少假借其才行卓異者汲引延譽如恐
不及郎官化之莫不自厲多選要職而不肖者不能
無缺望兩淮鹽金解至者數十萬主藏員外余善繼
濡收千兩與所者不敢匿其以首杲杲奉抵善繼於
理善繼忿懟流言鹽金惡法不當收杲受與爭首重
路故見抑耳主事胡經嘗被杲督過乃與善繼比而
為之證經河南人也禮科給事中馬錫其鄉人信經
淡蠢草疏杲發交通飛語下詔獄戶科都給事中厲
汝進等合疏論救悉是祛德獄具吏懼傅致款成如
錫指上愈怒意且叵測因擊髮磬裂因瞿然疑其枉
乃薄罰杲戍廣之雷州竟卒於戍所隆慶初都
給事中辛自修等交白冤賜祭葬贈太子太保閏九
月舉秋報大典於大內六日建玄殿琉璃河橋名其
神宮曰洪德永濟橋曰瓊恩再舉秋報大典洪應殿
五日湖貴苗逆歲作亂四川巡按御史鳳鳴劾貴州

巡撫都御史王學益養寇玩兵致苗夷猖獗流毒異省詔捕治學益京師科道官劾奏平陽知府聶豹虜寇太原時大括部民財至二萬餘罰死囚金五千出之豹貪肆宜罷下山西撫按官勘報部院會覆言豹括財贖死備軍興心故無他贓非入巳請許其休致上曰豹假公違法逮問之京師既至發爲民吏科都給事中大同等劾奏雲南巡撫都御史應大猷事竣復命有舉無劾避怨長奸宜罰治吏部尚書聞淵劾其語覆請上曰雲南遠萬里吏倍自恣大猷徇私廢憲胡言治也褫其官責淵回護而請考功郎中雷禮

於外職十月勒獻皇帝小孤山詩於小孤山令有司
以春秋祀小孤山神聞淵會推兩廣提督以巡撫山
東都御史何鰲上刑科給事中鍊論鰲巡撫山東時
單縣賊竊發不能防滋蔓不能剪旣僨事於山東能
成功夫兩廣請下吏部詰問上奪淵與廷推者俸械
治鰲京師尋貶之十一月醮太高玄殿十二日壬午
宮中火夜出楊爵圜明閣陽雷軒成乙未方皇后崩
上以楊寢故痛后甚葬以元后禮曾銑疏復河套十
八事兵部言銑經略甚詳第事體大請下廷臣議上
曰虜據河套久矣念無任事臣其卽議十二月曾銑

諭勿總兵仇鸞貪虐失番夷心上大怒逮繫之上諭
大行皇后曰孝烈蜀王讓栩代王充燿薨封懷墡爲
秦王
二十七年正月戊寅朔羣臣望朝奉天門上諭輔臣
陝西山崩移時辛未日大風沙其占兵火本兵其悉
心經畫備禦兵部尚書王以旂上諸臣所議曾銑復
套事上始疑之問夏言曰套虜爲患久矣一旦逐之
師有名否兵有餘力食有餘積可必成功否昨捕誅
王三未論功臣下有怏怏心今欲舉此大事一銑
何足言祗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即不言此非害數

民命比我內居上處下情外事何知卿職輔弼眞闇
眞見當行行之言不敢決請上自斷上再下羣臣博
議大學士嵩私言其不可上曰卿知不可何不力正
銑疏至嵩言密奏人臣無如銑忠朕知言不顧國安
危民生死但狥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荅示不可知
後見卿擬旨多誇許又見夏言謂可是必語卿謂朕
知而主之卿未宜阻其謀者今部疏會奏則果行矣
可眞從耶朕方言不可耳時上已大疑言言懼不免
上疏自解上曰爾等朝廷倚政本百宜心邦民昌徒
狥私强君脅衆密疏未允詐稱上意必也詰問卽不

引罪吏禮部其會都察院參論之是時上意且不測
而嵩攻言甚力下兵部併議兵部尚書王以旂言套
未可復也上曰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倡狂言雖
奉命旨然既下議矣自當深惟實慮明以入告忍心
覬望一旦敗事何救也者其奪與議官祿俸及兵部
侍郎司屬官各一年錦衣衛亟械繫銑來京王以旂
即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代之盡心經理以贖執
議不謹罪此安危大計也科道官寂無語者其悉逮
杖闕廷各罰四月俸已聞淵等參論夏言輕信狂謀
輒為贊奏跡涉強君惟聖明裁進退上曰猶謂涉也

媢又畏者何臣體夏言其削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
改户部尚書劉儲秀爲兵部尚書儲秀被命疏辭言
陛下明聖自入繼大統懷威四夷莫不震疊比復套
一議尤非臣愚陋所能佐萬一上曰廝儲秀不急任
事而援游詞黜爲民肇昌漢中大饑賑之兵部奏近
從虜中來者言俺荅渡河與套虜謀寇延寧請嚴備
上曰虜合聚入套非備我何也啓釁之臣可無罪乎
其亟勅王以旂謹備兵部郎會同都察院參論曾銑
毋比之故總兵仇鸞從獄中上書誣劾銑先虜入延
安覆軍匿不聞尅取軍餉鉅萬宻遣其子淳托言婦

翁蘇綱賂言表裏作姦事久不發銑自知罪重乃倡議復套冀非常功作解免上命捕下淳綱錦衣遣給事中錦衣千户各一人往按之二月建春祈大齋顯陵宮三日夜六科給事中齊譽等劾奏銑上曰譽等無一先言者今見累旨乃以罪開奸負國也其降譽一級外調之名孝烈皇后陵曰永陵建祈歲典大高玄殿命百官青布衣辦事停刑禁屠三日陶仲文醮于玉屋山以孝烈皇后百日追薦永僖僊宮十晝夜命府部侍從臣素服供事序日進香惟科道不許已已大風揚塵上曰今日風色或仍邊塵者虜既結合

伺侵我雖止兵彼或作斯笑而犯兵部再示邊臣
陛許也三月丙子日有食之是新年醮雷霆洪應殿
庚寅月食以師久無功罷征湖貴苗兵錦衣鞫上淳
紹獄上下銑法司會官重議之遂命追械夏言於途
已法司擬銑無正律請比邊將失陷城池者上曰銑
妄議開邊啟釁欺敵朕躬乃曰律無正條則通
不治乎其擬正律奏乃當交結近侍官員律以奏詔
可遂斬銑於市妻子流三千里出仇鸞獄中建追薦
二聖及孝烈皇后醮七日禮成告謝大高玄殿翁萬
達再以虜求貢請不許四月夏言逮至上書白訟上

怒不省下鎭撫司考訊命三法司擬罪刑部尚書茂
堅等會議言罪當死詞未引伏且久侍內苑有勞議
能議貴請上裁上奪茂堅等俸讓之曰朕腹心視言
言何視朕方銑上疏時言代奏强君朕何嘗一語諭
荅敢動稱密諭主行啓禍殃民事責問猶曰不知所
罪朕薄示戒令致仕又作怨語曰前者因不帶香葉
巾不服擅與內府罪今日爲朝廷計非身家反遭斥
削是臣禮缺彼正以久直西內不得見蘇綱爲解爾
等又謂內苑有勞其如律擬奏上竟坐交通銑論死
亦流其妻子二千里建景命延禧醮五日五月葬孝

烈皇后永陵禮臣議奉主奉先殿東夾室上曰坤宮
正寢也其設於坤寧碁年當祔廟乃奉主坤寧宮六
月賜楊一清謚周府鎮國中尉勤熨失祿越關詣闕
上疏言上厭萬幾溺長生重齋醮急興作數歲以來
委任匪人賄賂公行刑罰倒置當以秦皇漢武梁武
宋徽爲戒而希唐堯虞舜之跡上怒降勤熨庶人安
置之高牆禮部尚書宋請立后上曰念巳立太子矣
昨孝烈崩朕巳諭輔臣嵩毋請也適宗室有比朕梁
武宋徽者朕卽當內禪退閑前代故事及成祖訓與
卿爲朕考立之案復上疏言皇后配體承乾贊成內

治椒塗蘭殿豈宜久虛此臣等拳拳狗馬心若夫傳
位之事歷考前代唐高以功且在暮年宋有一二皆
末造也成祖皇帝六飛三駕暫敕留守則監國而已
皇上天與人歸春秋鼎盛將萬斯年臣不敢奉詔上
曰覽對悉卿忠懇后未可立宜承朕命七月太清閣
成鄭王厚烷進四箴十連珠勸上修德講學上大怒
曰朕知宗室有謗訕者輒効之彼是何人乃細物曰
勤熨爾貞今時西伯也請欲爲而爲之總督兩廣侍
郎張岳總兵平江伯陳圭討平賀縣賊陞敍有差朱
紈在浙中嚴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禁浙中卒倭者

多不便之御史亮給事中鏜言紈一人兼轄難遙制不如省設都御史各一人便下吏部覆言浙江故無巡撫遇警則遣重臣巡視事寧即止今宜改紈巡視浙福事寧日還京從之京師地震遣祭告郊廟社稷醮內殿外宮至于萬壽節後九日止凡三十五日雙穗穀七十五本 西苑上曰天降民祥因獻廟受賀八月萬壽節以孝烈皇后未朞止賀望朝奉天門賜陶仲文加支伯爵俸朱希忠崔元各祿百石嚴嵩支一品正俸加費采少保顧可學盛端明各太子少保陸炳光祿大夫柱國方士郭弘經王永寧鑄印賜道

號京師及廣寧登同日地震命羣臣實加脩省各條時政得失聞重建圓明閣建壽壇醮宮中九日虜寇大同總兵周尚文禦之九月宣府諜報虜衆數萬寇鎭安雲州將遁居庸上曰邊報或地異之應朕當叩道祈天此未必不因奢妄之致彼久知矣不轉測之乎況雖銑死言囚恐不足餘孽爲其報復不無兵部其示萬達等毋忘國之家忘民之巳猜疑聽授邪孽必欲欺君逞忿王憲可脫神鬼之誅未可逭也十月殺夏言建報豐醮雷霆洪應殿七日賜遼王憲㸅道號上躬禱雪內壇其夜雪輔臣嵩率百官表賀上曰

嚮感天歸君敬忠溢於陳詞朕具悉十一月冬至百官望朝奉天門十二月建報豐醮大高玄殿三日封讓栩為蜀王廷埼為代王

二十八年正月壬申朔命朱希忠代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套虜掠永昌鎮羌諸處總兵王繼祖三却之二月建春祈大醮三日夜魯王觀㸅薨虜寇宣府指揮江瀚董暘戰死沒全軍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大同總兵周尚文等戰敗之尚文自頌功累疏請敘上銜焉杭州府志己酉京師地震上曰豈民間有習懿韮抑乎命博採以聞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丙戌冠皇太子丁亥皇太子薨

四月建祈年醮大高玄殿三月洪應雷壇十一日上
諭禮部入夏雨澤少降必祈雲潤庶豫民食其停十
日刑百官素服供事毋怠以范鏓爲兵部尚書鏓辭
上覽疏不恭黜爲民五月周尚文卒禮科給事中沈
束頌尚文忠勇爲請旌上大怒曰尚文連疏自伐怨
望多端未治遂死廝束上誣曰忠勇部院其參論以
聞尚書淵都御史僑言束狂迂當治心無他惟陛下
原之上曰黨欺奪淵僑俸三月命廷杖束詔獄錮之
八月上諭禮部朕生辰又屆思靜報玄恩可權免朝
賀百司勿生慢肆宜盡臣勞以稱乃忠出西苑瑞穀

百六十本示輔臣奏謝上天而廟告萬壽節百官罷
朝奉天門虜寇大同左右衛威遠平虜等處九月建
秋報大齋朝天宮三日夜虜寇榆林參將劉繼先等
戰却之壬午月食虜掠萬全左衛總督郭宗皐督諸
將禦之賊引而東駐沙嶺堡參將趙臣等力戰斬其
酋虜潰右衛垣出建秋報大典大高玄殿及洪應壇
十月以苑田穀瑞免刑囚十一月冬至羣臣望朝奉
天門十二月上諭禮部深冬不雪二麥何滋朕親祈
洪應殿文武大臣舊素饍朝天等宮毋慢封頤坦爲
魯王

二十九年正月丙寅朔命朱希忠代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三月貴州苗龍許保襲印江縣及石阡府破之辛未上禱雨禁中至于四月不雨河間人王聯故爲陽武知縣上幸承天時供帳不辦巡撫河南都御史胡纘宗劾罷之旣家居不孝殺人坐死繫縣獄久之乃令其子朝肅詐衣朝衣奏寃上前曰車駕南時胡纘宗迎駕嘗爲穆天飛駿英皇淚竹詩屬臣父聯鐫布臣父以纘宗詩皆虞周不祥語不敢如教遂劾父去官因徧搆前後有司聽聯獄者凡三十六人上怒趣械治京師下三法司會訊刑部尚書劉

訒訊上纘宗詩頌也宜赦勿問聯誣嵩坐如故朝肅
詐嵩朝官當斬上曰纘宗頌焉云淚哉下禮部都察
院參論及疏入手之曰劉訒等不思執法而急市恩
稱頌之詩固是如此遂黜訒爲民奪三法司堂官俸
半年司屬官逮鎭撫司考訊之纘宗亦發杖爲民先
是上意且不測嚴嵩附仲文論救乃罷上曰獄平維
二臣功特命嵩兼學士俸封仲文恭誠伯嵩仲文辭
乃許之癸丑雨五月建謝典大高玄殿徽王厚爝薨
六月施藥朝天等三宮趣徵內用香廣東凡六品十
四萬斤有奇虜犯大同我軍敗績總兵張達副總兵

林椿死之總督宣大侍郎郭宗皐巡撫大同都御史陳燿以聞因言達椿雖亡虜亦旋遁官軍少被傷者閏六月予達椿贈諡祭葬立祠蔭世襲一子停宗皐及燿俸給事中禹言張達效死先登一軍皆沒獨其二子世傑援以血戰潰圍出此數十年來邊關未有之大衂宗皐燿不自席藁陳咎乃爾縱蔓語曰虜遁軍傷少死何以見達椿生何以謝二子也上是之吏令達二子同廕械繫宗皐燿京師既至各杖之百發戍邊燿竟死杖下起廢咸寧侯仇鸞爲總兵鎮守大同七月瓊州黎賊平延綏鎮巡官請加募軍之餉尸

部尚書潘潢言往太倉庫一歲之入十存二三今經用不貲內帑殫竭而諸邊增兵遣戍日朘月削虛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臣職理財愚不知變願與羣臣明習國計者得公議於庭惟上幸許上從之下潢議潢因言國初邊餉取辦民屯二種馬料取之採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賦多逋軍屯寖廢本源既竭末流從之乞行各省巡按先稽起運錢糧嚴徵積負次及衞所屯田子粒覆實屯軍補其缺伍更以開中鹽引及各色稅課兼融計筭會通歲月或有非常蠲減方許奏發帑銀庶軍馬芻糧不失舊額

邊臣糧餉有以應之上曰邊急餉在目前徵負融算紙上空額爾可作實給軍耶其再議濆再以前意請上責其偏執自用命調之南京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坐擅殺滿剌伽買番被逮自殺八月萬壽節加成國公朱希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輔臣嚴嵩上柱國尚書張治徐階顧可學太子太保陞少詹事李本吏部左侍郎大學士致仕太常寺卿朱隆禧禮部左侍郎文華殿辦事中書談相工部右侍郎仍封禮部尚書陶仲文恭誠伯加歲祿百石高士郭弘經王永寧皆封眞人醮朝天宮三日其日命朱希忠攝拜天玄

極殿百官望朝毋賀嚴嵩奏伏蒙加臣上柱國者臣不勝疑懼上之一字非下所擬國初以徐達之大勳勞止爲左柱國而已臣昧劣臣不敢上乞嵩謹以嵩子世蕃爲太常卿虜俺荅大糾諸部入寇獨石邊外犯宣府西河遂引而東駐大興州乙亥循潮河川攻古北口巡按御史王忬言潮河徑可一日至通請馳備從之上密使覘忬忬方乘通城厲士上大悅戊寅虜果從徑至管通河東圻掠近縣使巡撫甘肅都御史王儀駐守通嚴京師命大臣門九門而軍發城中民及武舉人授兵登陴使給事中御史視之出繫獄

故將令立功自贖巳卯虜營白河東去京師益近大同總兵仇鸞獨引一軍拒虜河西上壯之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亦率軍至上喜使營東直門下移京軍軍城中庚辰告虜警太廟吏部尚書夏邦謨等請上朝吏科都給事中秉壺等請駕還大內以安中外心上曰勿擾衆而恐動上下令發倉廩平糶懸賞格募伎勇是日虜大殺掠河東民焚湖渠馬房內侍增渡河至安定門兵部尚書丁汝夔恐喪師止諸將戰壬午虜大薄京師上怒切責汝夔所以不令諸將戰狀虜爲漢人書來責縱內侍增還入其書稱臣

而詞甚褻上名禮部尚書階集議闕下議未定簡討
毛起曰事棘矣盍姑許之出然後拒之國子司業趙
貞吉厲聲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理周尚文
功退虜易易耳曷許貢爲時錦衣衛經歷沈鍊亦從
傍從臾貞吉言遂與夏邦謨相詢而閧上聞壯貞吉
名疏便計陞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齎金五
萬行勞軍上悅仇鸞守謙以鸞爲平虜將軍總督諸
鎮援兵分道禦寇得以軍法從事以守謙爲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副之命僉都御史商大
節領所募伎勇異等别爲一軍軍城内外時諸鎮援

兵雖盡至皆遠屯藉口四逐虜鸞軍亦徙游移張聲勢守謙兵少不敢擊虜徙堅壁城下虜大焚西北隅火明西内西北隅多内臣園舍皆環上泣將帥不力文臣制之故虜得至此民逃虜來入者門閉率號哭城下上亦聞其聲益趣戰守謙等猶以汝夔未檄調爲解上震怒曰獨不畏朕癸未御奉天殿敕百官午門曰今虜入畿地當職諸臣全不委身任事輒曰上不視朝大平時言君逸臣勞竊聖言自濟豈期今者不忠至此何有主憂敢爲下効朕中夜之分尚親處畫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嘗頃刻滯軍機而朝堂一

坐正復何益欺天背主之物且以正朝大內恐嚇朕躬奸臣敢罔君父與誤事者科道官通不一劾大小諸臣便指實一一參奏餘諸但有見聞可助破逆擒虜者人人盡言再若昔玩並從軍法於是詰責汝夔舉動周章汝夔惶恐請自出戰不許羣臣皆陳禦虜便宜通政使樊深言仇鸞張虛聲耳實養寇要功請詰之上方壯鸞黜深爲民甲申絕虜貢虜亦遯上命訊汝夔守謙俟午門外遂以王忬代儀丙戌京師解虒貞吉還報盡勞諸軍獨宣府去京師遠臣未辭闕未敢行上曰貞吉大言耳用之乃蓄縮敢代尚文東

懷怨杖而降之邊方上曰汝夔負君毒民守謙市衞主名黨同違旨坐視民禍卽便殺之戊子上責刑部侍郎黠左都御史僑大理卿良才曰旨擬汝夔等罪卽便也如何過夜半日猶不奏人欺君者安用臣爲各杖四十令成爰書午門下汝夔等死猶未贖生靈數命也刑科給事中侃等尚循故事覆奏皆杖之百發爲民遂殺汝夔謙仍梟汝夔流其妻三千里子適戍己丑賞仇鸞九月命掩人民死者賑被虜家夏邦謨奉旨推經略薊鎮大臣舉都御史應奎吏科都給事中秉壺言今治邊急得才應奎及宣府巡撫良薊

州巡撫嘉會率不稱又三關并陘潼關天津皆要害也四兵備亦宜更置使得人上下邦謨吏選邦謨推代三巡撫者四兵備尚未報上詰責之曰何遲也居嘗不爲國公選邉事急廵附背其茹降俸三級上考問兵政革十二營兩官廳復永樂三營舊制曰京營設勳臣爲提督官以文臣贊理之以仇鸞爲總兵提督故吏部侍郎王邦瑞於兵部兼右僉都御史贊理營務命僉都御史商大節仍經畧京城改操江南京右僉都御史李遂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專督兵糧於薊鎮降鄭王厚烷爲庶人幽高牆論入援功加仇

鸞太保兼太子太保特名翁萬達制中為兵部尚書起故翰林編修趙時春刑部主事申旞添註兵部為巡視京營主事十月改京營提督曰提督京營戎政贊理文臣曰協理戎政仇鸞言京營官軍守難格戰請分遣御史調諸邊兵入衛為秋防兵部覆言虜向往不常調諸邊兵入衛虜即犯邊何禦也上竟從鸞議上諭嚴嵩曰此胡氣深入雖荷天祐不日自退然欺上大罪未明宗室士庶其孰不怨虜賊未至時朕問卿卿謂佳兵不祥今若以去又弛後災必甚要當講求征伐大計勿論虜犯否庶可伸我中夏氣象又

諭曰今直搗巢穴殺虜不爲無名所難食一兵二須大豐三五歲鮮旱澇之災食足兵雄乃可如皇祖時長驅耳今且謹備二諭勿秘皆示諸臣令曉朕旨刑部郎中徐學詩言賊至門庭陛下有諭令人人盡言所以破逆擒虜者切見嚴嵩奸貪特甚嵩子世蕃竊權擅政臣謂正本清源無如亟罷嵩父子皇上攬權移清之上六卿分職則天下自安上曰廝學詩乘上言以報私忿下鎮撫司考訊之嵩求去不許曰勿墮小人計但竭忠輔朕上諭嚴嵩曰聞賊歸多毒瘡死者殺人爲萬天怒之矣今不可以好武阻先集兵糧

示戶兵二部知之復諭仇鸞曰勿怠戎政必長驅胡
虜如皇祖時鸞對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歲三月大舉
也上悅優荅之仇鸞恃寵驕恣卯嵩惡之奏言營政
更始切耳目之司凡事願加詳博訪不當決計於一
人上以嵩疏指不明密示鸞鸞心知謂己上奏曰嵩
乃制臣不得有所爲巡視京營既有科道官矣益以
職方主事臣東西顧脅息懼罪而服謀虜上下嵩考
訊外調之遂革巡視主事職十一月冬至羣臣望朝
奉天門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復爲后所福內
殿六日以翁萬達破命久未至遂以王邦瑞爲兵部

尚書及萬達至上責其慢奪職別用李遂自南京至
上亦以其遲下吏部尚書邦謨吏科都給事中秉壺
等參論皆請罰治之上曰國事方殷遂聞名遷延無
人臣禮邦謨秉壺猶護之也遂黜遂爲民而罰邦謨
等俸有差因以王忬代遂上曰雪恥報恨恒人知之
況明明大邦醜虜陵之當職掌者其整飭兵將定以
春中舉勦敢言止者大將軍鸞處治十二月癸亥上
祈雪禁中乙丑雪增置昌平易州各都御史副總兵
一員并設通州者爲三輔降翁萬達爲兵部侍郎兼
僉都御史守易州起故僉都御史許宗魯守昌平大

學士嚴嵩一品滿十二年考賜獎勅誥命廕卯官府
邊求責不許仇鸞奏言薊州總兵鳳鳴大同總兵珏
不勝任請黜之而別薦京營副將勳代鳳鳴密雲副
總兵仁代珏上皆從之旨從中下兵部尚書王邦瑞
言會推而請自上裁此故事也京營大將與外鎮將
領本無屬也鸞將京營輒請罷易外鎮將領旨從中
下臣莫與知恐無以杜專擅漸上責邦瑞曰戎政初
條忠將是托朕密諭鎮將非鸞自擅爾若選將練兵
事事加意且不待彼言矧俾我勞令一矢未發輒先
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宜爾耶上復曰昔我二祖兵

猶多出達能諸將撫作誘者邦瑞以虜退未擢是又翟鵬之怨上也每曰破格舉事盡忠者乃不能容虜再至嘗效汝夔誤國矣京師南關貨賄所集廂巾居民頗助城外城以備虜許之册徽庶子載埨爲巖王楚庶子英燧爲楚王

三十年正月己丑朔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錦衣衛經歷沈鍊論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夏邦謨爲之關賄賂若頤指然請兼誅斥之上曰斯鍊先爲令坐貪被謫今且考察度不免抑昨歲與邦謨喧鬨朝堂尚未正罪乃敢狂恣出位誣奏

大臣計取直名去錦衣衛其捕杖之尋發口外爲民甲辰月食兵部議調班軍及近畿諸府人夫脩築薊鎭邊牆仇鸞爲班軍請免上許之而曰各邊歲歲言完脩也無一濟者要當練兵蓄銳實圖効耳其第令本鎭第量自脩築亦毋妄勞費爲兵部左侍郎史道言脩邊限虜不爲無功班軍即不調請借役人夫許之二月禮部尚書徐階疏請建儲者三上問嚴嵩嵩對東宮諸王十五則選婚景裕二王年及矣當先正名爲冊裕王爲東宮乃可行冠婚禮也上曰巳酉春事可思古者男子尚三十娶巳酉春盖莊敬太子薨

之年上曰朕思去秋虜醜肆然滿歸今歲定犯若弗決討彼益逞今練兵處食爲上城外城妨民財力其令遂罷之兵部尚書王邦瑞條備虜五事其一言薊州脩築邊牆正策也頃因甲可乙否遂欲棄之虜窺伺無時請亟勅所司斷然必築上曰誰云棄牆不築者前旨謂當圖實効耳不圖實効終歲築何益邦瑞職本兵自當幹理實事烏用建白如它臣爲其自陳狀遂革邦瑞職令以冠帶辦事以侍郎道郎中耕等阿附覆奏皆奪俸有差及當考察邦瑞循故事上疏自劾上責其巧辭懷怨斥爲民翁萬達亦以考察自

劾乞終制上責萬達無奮勉効力之忠罷之及疏謝復責其奏牘不恭亦斥爲民三月作玄府鎮虜法壇以厭虜趣户部取龍涎香爲脩醮壇之用虜獻我叛人鎮寶等請貿其使人以求馬市下兵部尚書趙錦咸寧侯鸞議鸞力主之羣臣皆如鸞言上難焉問嚴嵩嵩曰非謂恃市忘戰也以緩虜入而脩備焉從之遂許開大同宣府延綏寧夏四鎮歲兩市召致仕吏部侍郎史道兼右僉都御史往大同經略既行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諫止上示嵩得無與邊臣再計如我初意直堅守而待掃除之乎嵩曰道行矣上曰

當使語虜中國尊上天子好生作許歲兩市全民也繼自今必十年不敢犯邊乃許再莫示弱嵩曰虜待命矣無以信外夷且虜懇上乃下旨邊臣久奏馬市集議而後行繼盛郎有見宜早言何撓邊惑衆以淆國是下鎮撫司考訊出爲邊雜職總督湖廣川貴右都御史張岳大破貴州苗上諭禮臣曰天久不雨朕先處齋三日祈霖于洪應文武大臣其祭告郊廟徧于羣神四月建祈年醮朝天宮復以仙宮蕭殿不戒于火命更壇而舉醮貴州苗旣破其賊首龍許保等復入湖廣苗鎮筸寨糾黨必入思州執其知府允簡

大掠去事聞革貴州都御史任輒職住總兵官沈希儀俸暫加張岳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重其權切責之令與希儀皆戴罪勦賊以兵部尚書銜左都御史僑兵科都給事中光裕等不究論諸臣罪奪俸有差以旱賑保定河間諸府仇鸞言今者四調邊兵及京營軍兵共五萬人臣授大將用兵貴專請皆隸臣分布諸路他官不得擅調遣從之左都御史商大節言臣承經略之命但參酌綜理贊仇鸞所不及耳非有重兵在手責守戰者也鸞擇精銳五萬出為游卒留柔脆京軍以防守委臣臣一身耳當京師

利害設虜分而爲二一道衝鑾一道趨京倉卒之間
執圉去年事可鑒乞勅兵部詳議分屬便臣守之上
曰廝大節未見敵已自愛矣可期與戰耶下鎮撫司
考訊令三法司重擬刑部比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
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上竟是之候決於
詔獄開馬市入同還虜質五月以甬應祈遣謝各宮
廟大同既市虜酋俺荅上表謝進馬九匹入謝仇鸞
言夷俗敬則用九宜賜勅厚賚從之賜俺荅彩幣四
表裏大紅紵絲膝襴一表裏金頂大帽一金帶一及
其子脫脫夷使有差六月虜犯左衞侍郎史道詰虜

甫市也而何犯虜謂中國妖人蕭芹等誘巳而采顔
三衛亦叢我叛人哈舟兒陳通事時時勾虜寇邊皆
懸賞格捕之上曰虜固逆天本之我中國賊也次則
三衛翼者朕奉上玄威王三見擒未遂封賞朕又累
怒邊吏故人人坐視賊來欺脇朕躬不然豈胡虜敢
逆犯也自今邊臣果有忠主心不宜自負幸禍欺天
者孫其自作賊至自有祖宗法不赦抑朕以虜市且
撤玄府鎮虜壇虜旋動朕不敢忘玄祐元江上舍那
鑑作亂張岳擒獲貴州苗首龍許保命即誅於貴州
陸妃何氏甍將葬之上曰古者世婦御妻數用九其

白今九妃同墓城通州命户部進銀五萬爲内供自今五歲一進銀十萬兩購龍涎香遣大臣廟祈以弭虜虜執蕭芹等十餘人至邊仇鸞家丁時義縛以入賜虜酋俺荅金彩通袖衣二襲彩幣四表裏加鸞太子太保米二百石廕一子錦衣陞史道兵部尚書賞金幣總督侍郎蘇祐而下皆賞金幣有差亦賞義如伏玘例下芹等誅磔之八月史道言虜富者十二貧者十八富虜以馬易繒帛貧虜無所得馬願以牛羊易菽豆不許之則貧虜亦且寇邊許之則俺荅可藉以約束諸酋我亦可因而脩戰守焉下廷議皆謂虜

無厭藉藉難之仇鸞亦不敢決主上曰虜要求多端詐不可聽其絕之已俺荅表謂帽帶表裏之賜并乞職役誥命道復以其表聞上察表非虜文切責史道不處置邊備輕與虜瀆奏名道還遂絕虜萬壽節命朱希忠攝拜天玄極殿羣臣望朝奉天門大將軍仇鸞統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有奇候虜白羊口九月上諭兵部風作竟日其防虜毋怠京師地震有聲詔脩省三日刑科給事中良翰上覆錄因奏上曰日恭大享廝良翰奏刑不敬孰大焉奪其俸旣享諭禮部曰日者大享自始視牲風陰罔間實所司不恭雜之

墳瀆之刑奏繼自今祈穀大享禮悉禁封點齋視牲如大報毋慢都給事中光裕御史愷等劾奏史道爲虜請易藪豆乞封號委靡遷就不稱任使請亟罷之上怒曰已名還矣向時爾等皆安在杖而奪其俸十月史道還下吏部議進退尚書李默言道前後處置市易有無利邊皆在上鑑惟聖明裁之上曰爾職司評擬如何煩我若夫考核羣下皆以勞主爾何爲者降默俸一級令道供職如故改葬哀冲莊敬二太子天壽山遼東巡撫缺李默會推布政使張景謝存儒上曰是以資遷矣如今急邊故非常比默不慎重

推舉安有視國如家意姑記罪其再以堪任者聞默懼疏謝上曰默受朕簡長此六卿徇情市好累不改省薄罰示之乃敢懷忿忌辱假名陳謝其革默職爲民裁革易通二都御史使薊州巡撫兼視通保定巡撫兼視易十一月薊遼總督侍郎何棟獲哈舟兒陳通事械磔之告謝郊廟社稷及歷代帝王輔臣嵩等疏賀上曰卿等入賀歸上功羣邪猶不滿向者王三捕誅未酬欲得丁汝夔果縱賊至國門曰羞主今臣下人各一心如鸞矢心爲國一念殺賊累累密請乘春大搗虜巢朕爲鸞計防羣邪害之以遏後來爲國

之臣故累不許如卿贊事上玄至目爲奸佞不朕言
正或有口同心異對人自解者卽日奏謝赫矣天地
神祇也寅前小霧禮後大霧乃又百邪之忌占曰臣
蔽主明天地不享甚昭昭矣今文武臣役逺傳不吏
兵二部擬恩加進尚使又怨遂蔭賚仇鸞何棟及輔
臣嚴嵩禮部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等有差冬至
羣臣望朝奉天門十二月以雪應祈羣臣疏賀上嘉
答之製賀雪吟上曰乃者逆醜擒犯賴有謀勇之臣
攝彼兇殘竟秋無事咸天地宗社祐茲建總報大典
大高玄殿七日其停不急封如例旣慶成上曰恭誠

伯仲文以萬金百帛助軍奉命建醮保民大獲鹿祐其歲加祿米百石子世恩陞太常少卿仍帶俸眞人高士弘經永寧中輔官道戴中成等皆覃恩有差封

瀋世子恬焌爲瀋王